

二十一世纪文库

WORLD FAMOUS
LITERATURE COLLECTION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茶花女



延边人民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文库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茶花女

〔法〕小仲马 著

莫兵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我认为只有在对一个人进行深入研究以后，才能创造人物，就像要讲一种语言就必须先认真学习这种语言那样。

既然我还没到能够创造的年龄，那就只能满足于平铺直叙了。

因此，我请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中除女主人公外的所有人物，至今还在人世。

此外，我记录在这里的大部分事实，在巴黎还有其他的人可作证；如果仅靠我说还不足为凭的话，他们也可为我出面证实。因为一种特殊的机缘，只有我才能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因为我有一种特殊的机缘，唯独我洞悉此事情的始末，除了我谁也不可能写出一篇完整的、动人的故事来。

下面来讲讲这些详情细节我是如何知道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张黄色的巨幅广告，广告宣称有一批家具和大量珍玩将要拍卖。这次拍卖是在物主死后举行的。广告未提到死者的姓名，只是说拍卖将于十六日中午十二点钟到下午五点在昂坦街九号举行。

广告还附带通知，在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大家可以参观住宅和家具。

我向来爱好珍玩。我想，这一回可不能坐失良机，即使

不买，也要去看看。

我在第二天就到昂坦街九号去了。

时间还很早，可是房子里已经有人来参观了，甚至还有女人。虽然这些女宾穿的是天鹅绒服装，披的是开司米披肩，大门口还有华丽的四轮轿式马车在恭候，却都带着惊讶、甚至是赞赏的眼神注视着展现在她们面前的豪华陈设。

很快，我就懂得了她们为什么赞赏和惊讶。我也向四周打量了一番，很快就看出了自己正置身于一个高级妓女的房间中。然而上流社会的女人——这里正有一些上流社会的女人——想看看的也就是这种女人的闺房。这种女人的穿着打扮往往使这些贵妇人自愧不如；这类女人在大歌剧院和意大利人歌剧院里，就和她们并肩而坐；并且也像她们一样拥有自己的包厢，这类女人恬不知耻地在巴黎街头卖弄她们的姿色，炫耀她们的珠宝，扬播她们的“风流韵事”。

这个住宅里的妓女已经死了，所以现在连最最贞洁的女人都可以随便进入她的卧室。这个富丽而淫秽的场所的空气已被死亡净化。再说，如果有必要，她们可推托是为了拍卖才来的，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人家。她们看到了广告，想来见识一下广告上介绍的东西，想在拍卖之前挑选一番，没有比这更平常的事了；而这并不妨碍她们从这所有精致的陈设里面去探索这位妓女的生活痕迹。她们想必早就听到过一些很离奇的有关妓女的故事。

不幸的是，随着这个绝代佳人的死去，那些神秘的事情也一起消逝了。不论这些贵妇人心里的期望有多大，她们也只能面对着死者留下来的要拍卖的东西啧啧称羨，却一点也看不出这个女房客在世时所操的神女生涯的痕迹。

但是，可以买的东西还真不少。陈设富丽堂皇的房间，布尔雕刻的玫瑰木的家具、塞弗尔和中国的花瓶、萨克森的小塑像、绸缎、天鹅绒和花边绣品；真是目不暇接，应有尽有。

那些先于我来的好奇的名媛淑女在住宅里漫步我也跟在后面溜达。她们走进了一间张挂着波斯帷幕的房间，我也正要跟着进去，她们却差点马上笑着退了出来，仿佛对这次新的猎奇感到害臊，我倒反而想进去看个究竟。原来这是一个，里面摆满各种精致的梳妆用品的梳妆间，从这些用品里似乎可以看出死者生前的穷奢极侈。

一张三尺宽、六尺长的大桌子靠墙放着，奥科克和奥迪奥制造的各种的珍宝在桌子上闪闪发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上千件小玩意儿于我们来参观的这家女主人来说，是梳妆打扮的必备之物，都是用黄金或者白银制成。然而这一大堆物品只能是逐件逐件收罗起来的，且也不可能是某个情夫一人所能办齐的。

我看到一个妓女的梳妆间倒没有厌恶的心情，任何一件东西，我都能饶有兴趣地细细鉴赏一番。我发现所有这些雕刻精湛的用具上都镌刻着不同的人名首字母和五花八门的纹章标记。

我瞧着所有这些东西，没有哪件不能不使我联想到那个可怜的姑娘的一次次肉体买卖。我心想，天主对她尚算仁慈，没让她遭受通常的那种惩罚，而是，带着她那花容月貌，让她在晚年之前就死在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之中。对于这些妓女来说，衰老是她们的第一次死亡。

还有什么比放荡生活的晚年——尤其是女人的放荡生

活的晚年——更悲惨的呢？这种晚年引不起别人的丝毫同情，也没有一点点尊严，这种抱恨终生的心情是我们能听到的最悲惨的事情，由于她们并不是对过去的失足感到后悔，而是悔恨错打了算盘，滥用了金钱。我认识一位曾经风流一时的老妇人，过去的生活遗留给她的只有一个女儿。据她同时代的人说，她女儿差不多同她母亲年轻时长得一样美丽。然而她母亲从来不认她是自己的女儿，只是让她养老，就像她自己曾经把她养大那样。这可怜的小姑娘名叫路易丝。她违心地顺从了母亲的旨意，既没情欲又无乐趣地委身于人，就像是有人想要她去学一种职业，她就去从事这种职业一样。

长期来耳濡目染的都是荒淫无耻的堕落生活，且是从早年就开始了的堕落生活，加上这个女孩子长期来孱弱多病，她脑子里分辨是非的才智不能得到发展，这种才智天主可能也曾赋予她，可是从来没人想到过要给她机会去实践。

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年轻的姑娘，她每天几乎总是在同一时刻走过大街。每时每刻她的母亲都陪着她，就如一个真正的母亲陪伴她真正的女儿那形影不离。那时候我还年轻，很容易沾染上那个时代道德观念淡薄的社会风尚，但是我还记得，我从心底中对这种丑恶的监视行为感到轻蔑和厌恶。

没有哪位处女的脸上能流露出这样一种忧郁苦恼的表情这样一种天真无邪的感情和厌恶。

这张脸就委屈女郎的头像一样。

一天，这个姑娘突然变得异常兴奋。在她母亲替她一手安排的堕落生涯里，天主好象赐给这个女罪人一点幸福。毕

竟，天主已经赋予了她懦弱的性格，那为什么在她承受痛苦生活的重压的时候，就不能给她一点安慰呢？这一天，她发觉自己怀孕了，她身上还残留的一点纯洁的思想，使她开心地全身哆嗦。人的灵魂有它不可理解的寄托。路易丝告诉她母亲去把那个使她欣喜若狂的发现。说起来也使人感到羞耻。但，这里我们并不是在随意编造什么风流韵事，而是在讲一件真事。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女人的苦难没有必要公诸于世，那也许还是索性闭口不谈为好。人们谴责这种女人而又不听她们的申诉，人们蔑视她们而又不公正地评价她们，我们说这样太可耻了。可那位母亲答复女儿说，她们两个人生活已经不容易了，三个人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再说，没有孩子会更好，且大着肚子不做买卖也是浪费时间。

第二天，有一位助产婆——我们暂且把她当作那位母亲的一个朋友——来看望路易丝。路易丝在床上躺了几天，后来下床了，但身体比从前更虚弱，脸色比过去更苍白。

三个月后，有一个男人出于怜悯，想设法医治她身心的创伤，但是由于沉重的打击，路易丝还是因为流产的后遗症死了。

那母亲仍活着，生活得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这故事在当我凝视着这些金银器皿的时候，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时光似乎已随着我的沉思默想悄然逝去，屋子里只剩下我和一个看守人，他正站在门口严密地监视着我是否在偷东西。

我走到这位看守人跟前，我已把他搞得心神不定了。

“先生，”我对他说，“你可以告诉我原来住这里的房客的姓名吗？”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我见过她，也知道她的名字。

“怎么！”我对看守人说，“玛格丽特·戈蒂埃真的死了吗？”

“是的，先生。”

“她是在哪天死的？”

“已有三个星期了。”

“那儿为什么允许别人来参观她的住宅呢？”

“债权人认为这样做可以买到好价钱。您知道，让大家预先看看这里的织物和家具，这样能招徕顾客。”

“那么说，她还有债要还？”

“先生，她还欠了好多哪！”

“卖下来的钱大概还不完债了吧？”

“还能剩一些。”

“那，剩下来的怎么处理呢？”

“给她的家属。”

“她还有家属？”

“好像有的。”

“谢谢您。”

看守人摸清了我的来意后才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对我行了个礼，然后我就走了出来。

“可怜的姑娘！”我在回家的时候心里想，“她一定死得很惨，因为在这种生活圈子里，只有身体健康才可能有朋友。”我突然之间有种怜悯玛格丽特命运的感觉。

很多人对此可能会觉得可笑，但我不仅对烟花女子总是无限宽容的，而且我也不想为这种宽容态度和人争辩。

一天，在我去警察局领取护照的时候，碰巧瞥见邻街有两个警察要押走一个姑娘。这个姑娘犯了什么罪我不知道，只见她痛哭流涕地抱着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孩子亲吻，由于她被捕后，母子就不得不骨肉分离。从这天起，我就从来没轻易蔑视过某个女人。

— —

拍卖定在十六日举行。

在参观和拍卖之间有一天空隙时间，这些时间留给地毯商拆卸帷幔、壁毯等墙上饰物。

那时，我正好从外地旅游归来，别人总是要在一个人回到消息灵通的首都时告诉他一些重要新闻。但是人们好像不认为玛格丽特的死是什么大事情，这也是很自然的。玛格丽特长得很漂亮，但，这些女人生前考究的生活越是闹得满城风雨，她们死后也就越是无声无息。她们就像某些星辰，初升时无光，陨落时也无光。如果她们年纪轻轻就死了，那她们所有的情人都会同时得到消息；因为在巴黎，一位名妓的情人彼此几乎都是密友。大家相互回忆几件她过去的逸事，但各人也都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丝毫不受这事的影响，甚至谁也不会因此会掉一滴眼泪。

如今，人们到了二十五岁这年纪，眼泪就变得非常珍贵，决不会轻易乱流，最多也只是在双亲死去时哭几声，作

为过去为他们破费的报答。

而我，虽然玛格丽特任何一件用品上都没有我姓名的开头字母，可是我刚才承认过的那种天生的怜悯和出于本能的宽容，使我对她的死久久不能忘怀，虽然说她也许并不值得我如此想念。

记得我过去常在香榭丽舍大街遇到玛格丽特，她坐着一辆由两匹栗色骏马驾着的蓝色四轮轿式小马车，每天准来到那儿。她身上有不同于她那一类人的一种气质，以及她那风致韵绝的姿色，这些都衬托出了这种气质的与众不同。

这些不幸的人儿出门的时候，身边总是要有个什么人作伴。

因为没有一个人公开他们和这种女人的暧昧关系，而她们又不堪寂寞，所以总是随身带着女伴。这些陪客有些是由于境况不如她们，自己没有车子；有些是怎么打扮也好看不起了的老妇人。假如有人要想知道任何关于他们女主人的私情，那么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向她们请教。

玛格丽特却与众不同，她总是独个儿坐车到香榭丽舍大街去，尽量不招人注意。她冬天披着一条开司米披肩，夏天穿着十分淡雅的长裙。在这条她喜欢散步的大道上有很多熟人，她偶尔也对他们微微一笑，但这是一种只有公爵夫人才有且也唯有他们自己才能觉察到的微笑。

她也不像她所有那些同行那样习惯在情人陪同下散步于圆形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街口之间，她的两匹马飞快地把她拉到郊外的布洛涅树林，她在那里下车，漫步一个小时，然后重新登上马车，急驰回家。

所有这些我亲眼目睹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对这

位姑娘的早逝感到惋惜，就像人们惋惜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被毁掉了那样。

正如传说那样，玛格丽特真是一位绝色女子。

她身材颇长苗条稍许过了点分，可是她有非凡的才能，只要略微调配一个着装，就把这种造化的疏忽给掩饰过去了。她披着长可及地的开司米大披肩，两边露出绸子长裙宽阔的镶边，她那紧贴在胸前藏手用的厚厚的暖手笼四周的褶裥都做得非常精巧，所以无论用什么挑剔的眼光来看，线条匀称而又协调。

她的头样很美，是一件绝妙的珍品，长得小巧玲珑，就像缪塞所说的那样，她母亲好像是在生她时把它有意精心雕琢了一番。

在一张露着难以描绘其风韵的鹅蛋脸上，嵌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上面两道弯弯细长的眉毛，纯净得有如人工画就的一般，浓密的睫毛几乎盖住了眼睛，当眼帘低垂时，给玫瑰色的脸颊投去一抹淡淡的阴影；细巧而挺直的鼻子透着股灵气，鼻翼微鼓，像是对情欲生活的渴望；一张端正的小嘴轮廓分明，柔唇微启，露出一口像奶一样洁白的牙齿；皮肤颜色就如未经人手触摸过的蜜桃上的绒衣：这些就是这张美丽的脸蛋给您的大概印象。

黑玉色的头发，或是天然的或是梳理成的，如波浪一样地髻曲着，在额前分成两大绺，一直拖到脑后，露出两个耳垂，耳垂上挂着的两只四千千法朗的钻石耳环闪闪发光。

玛格丽特过着热情纵欲的生活，但她的脸上却呈现出处女那样的神态，甚至还带着稚气的特征，这真让我们百思而不得其解。

玛格丽特有一幅她自己的画像，是维达尔给她画的，或许也唯有他的画笔才会把玛格丽特画得如此惟妙惟肖。在她去世后，这幅画有几天在我手里。这幅画画得跟真人一样，它弥补了我记忆中的不足。

这一章里叙述的情节，有些我后来才知道的，为避免以后开始讲述这个女子的故事时再重新提起，我现在就把它们写下来。

每到首场演出，玛格丽特必定光临。他在剧场或舞会上度过每一个晚上。只要有新剧本上演，准可以在剧场里看到她。她随身总带着三件东西：一副望远镜、一袋蜜饯和一束茶花，且每次她都把她们放在底层包厢的前栏上。

一个月里有二十五天玛格丽特带的茶花是白的，而另外五天她带的茶花却是红的，谁都摸不透改换茶花颜色的原因是什么，而我也无法解释她的目的是什么。在她常去的那几个剧院中，那些老观众和她的朋友们都像我一样注意到了这现象。

除茶花以外，她没带过别的花。因此，在她常去买花的巴尔戎夫人的花店里，有人给她取了一个外号，称她为茶花女，这个外号后来就这样被叫开了。

此外，我知道就如所有生活在巴黎某一个圈子里的人一样，玛格丽特曾经做过一些翩翩少年的情妇，她也毫不隐讳的这样承认，那些青年也以此为荣，说明情夫和情妇他们彼此都满意。

但是，据说有一次从巴涅尔旅行回来以后，她有几乎三年时间就只跟一个外国老公爵一起过日子了。这位老公爵是个百万富翁，他想尽方法要玛格丽特跟他生活。并且，似

乎她顺从的答应了。

别人这样告诉我这件事的情况：

一八四二年春天，玛格丽特气色越来越坏，身体虚弱无力，医生建议她到温泉去疗养，她就到巴涅尔去了。

在巴涅尔的病人间，有一位公爵的女儿，她不仅害着跟玛格丽特同样的病，而且长得跟玛格丽特一模一样，她们甚至会被别人误认为是姐妹俩。但公爵小姐的肺病已经到了第三期，玛格丽特来巴涅尔没几天，公爵小姐便离开了人间。

就如有些人守着埋葬亲人的地方不愿意离开一样，公爵在女儿去世后依旧留在巴涅尔。一天早上，公爵在一条小路的拐角处碰见了玛格丽特。

他好象看到他女儿的影子又出现在眼前，便上前拉住了她的手，老泪纵横地搂着她，甚至也不问清楚她究竟是谁，就恳求她允许他去探望她，允许他像爱自己去逝的女儿的替身那样爱她。

只有玛格丽特和她的侍女一起到巴涅尔去，再说她也不怕名声受到什么损害，就答应了公爵的请求。

在巴涅尔也有一些人认识玛格丽特，他们专诚拜访公爵，把戈蒂埃小姐的社会地位据实相告。对这个老年人来说，莫过于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一下就再也谈不上他女儿与玛格丽特还有什么相似之处了，但为时已晚，这少妇能使他精神上得到安慰，几乎成了他赖以生存下去的唯一的借口和托词。

他一点没有责备玛格丽特，他也没有权利责备她，但是他对玛格丽特说，如果她觉得有可能改变一下她那种生活

方式的话，那他愿意提供她所需要的任何补偿。作为她的这种牺牲的交换条件，玛格丽特同意了。

必须说明的是，生性热情的玛格丽特当时正在病中，她认为她害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她过去的生活。出于一种迷信的想法，她祈祷天主会因她的改悔和皈依而把美貌和健康留给她。

果然，到夏末秋初的时候，由于洗温泉澡、散步、自然的体力消耗和正常的睡眠的作用，她的健康几乎完全恢复。

公爵陪玛格丽特回到了巴黎后，像在巴涅尔一样，他还是经常来探望她。

他们这种关系，别人不知道真正的缘由和动机，所以在巴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由于公爵曾以他的万贯家财而著称，现在又以挥霍无度而闻名了。

大家把老公爵和玛格丽特的亲密关系归之于老年人贪淫好色，这是有钱老头儿的通病，人们对他们的关系作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就是没猜到真情。

其实这位父亲对玛格丽特产生这样的感情，原因很纯洁，除了跟她有心灵上的交往之外，公爵认为，任何其他关系都意味着乱伦。他始终没有对她讲过一句不适宜给女儿听的话。

我们除了如实描写我们的女主人公，根本不打算把她写成别的样子。我们只是在说，当玛格丽特待在巴涅尔的时候，她还能够遵守对公爵许下的诺言的，她也是遵守了的；但是一旦返回巴黎，这个惯于看戏跳舞、挥霍享乐的姑娘似乎就耐不住了，这种只有老公爵定期来访才可以解解闷的孤寂生活使她觉得百无聊赖，无以排遣，过去热辣辣的生活

气息一下涌上了她的脑海和心头。

且玛格丽特从这次旅行回来以后显得更加妩媚娇艳，她正当二十妙龄，她的病看起来已大有好转，但实际上并未根除，因此她产生了狂热的情欲，这情欲往往也就是肺病的症状。

公爵的朋友们都说公爵和玛格丽特在一起有损公爵的名誉，她的行动时刻受到监视，想抓住她行为不端的证据。一天，他们来告诉公爵，并保证，玛格丽特在拿准公爵不会去看她的时候，接待了别人，且这种接待往往一直要延续到第二天。公爵知道后心里非常痛苦。

玛格丽特在受到公爵盘问的时候一切都承认了，还坦率地劝告他以后别再关心她了，因为她觉得自己实在没有力量信守诺言，她也不愿意接受一个被她欺骗的男人的好意了。

之后公爵有一个星期没有露面，他也只能这么做。到了第八天，他又来恳求玛格丽特还是像过去一样跟他来往，只要能够见到她，公爵同意完全让她自由行动，还向她发誓，即使要了他的命，他也决不再说一句责备她的话了。

这就是玛格丽特回到巴黎三个月以后，即一八四二年十一月或者十二月里的情况。

三

十六日下午一点，我到玛格里特遗宅去。

拍卖估价人的喊叫在大门口就听到了。

房间里挤满了好奇的人群。

几乎所有花街柳巷的名媛都到场了，几个贵妇人在偷偷打量她们。这一次她们又可以借参加拍卖的名义，仔细瞧瞧那些她们从来没有与之接触过的女人，或许她们私下还在暗暗羡慕这些女人自由放荡的享乐生活。

F公爵夫人的胳膊撞到了A小姐；A小姐是当今妓女圈子里那些薄命红颜的典型代表；T侯爵夫人正在犹豫要不要把D夫人一个劲儿在抬价的那件家具买下来；D夫人是当时最风流最有名的荡妇。那位Y公爵，据说他在马德里破了产，而在巴黎又风传他在马德里破了产，但实际上他连每年的年金都没有花完。此时他一面在跟M太太聊天，一面却在和N夫人眉来眼去调情。M太太是一位风趣诙谐的讲故事的好手，她常想自己出本名著，并签上自己的大名。美丽的N夫人常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散步，穿的衣衫的颜色离不了粉红和天蓝两种，有两匹高大的黑色骏马为她驾车，这两匹马，托尼向她要价一万法郎，她如数照付；最后还有R小姐，她依靠自己的真凭实学赢得的尊敬使那些靠嫁妆的上流社会妇人自愧勿如，那些靠爱情生活的女人是望尘

莫及。她顾不得天气寒冷，赶来购买一些东西，引来了人们的注目。

我们还可举出云集在这间屋里的很多人的姓氏起首字母，他们在这么巧碰在一起连他们自己也感到非常惊讶，不过为了不使读者感到厌烦，恕我不再介绍。

我必须一提的是，当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女人中间虽有很多人于死者生前很熟，但是这会儿好象对死者毫无忧伤之情。

大家高声谈笑，拍卖估价人声嘶力竭地大声叫喊。在拍卖桌前板凳上坐满的商人们拼命让大伙安静，好让他们稳稳当当做生意，但谁也不理睬他们。像这样各色人等混杂，环境喧闹不堪的集会倒是从没见过。

我默默地混进了这堆纷乱的人群。我想，这情景发生在这个可怜的女人咽气的卧室近旁，为的是拍卖她的家具以偿付她生前的债务，想到这，心中不免感到一种失落和悲痛。我与其说是来买东西的，倒不如说是来看热闹，我望着几个拍卖商的脸，每当一件物品叫到他们没有意料到的高价时，他们便喜笑颜开，心花怒放。

那些在这个女子的神女生涯上投机得呈，那些在她身上发过大财的人，那些在她弥留之际拿着贴了印花的借据来和她纠缠不休的人，还有那些在她死后不久就来收取他们冠冕堂皇的帐款和荒诞无经的高额利息的人，所有那些人竟自称为正人君子！

难怪古人说，商人和盗贼信仰同一个天主，说得如此正确！

长裙、开司米披肩、首饰，一下子都卖完了，我都无法